◇四时风物

盐蒿红了

[盐城]谷将

深秋的条子泥，像是被风灌醉了似的。那风从黄海上来，带着咸腥的潮气，一路踉跄，跌进这片广袤的滩涂。于是，盐蒿便红了，红得像醉汉的脸，从滩涂的这头，一直烧到天边。

我站在红滩上，风带着几枝盐蒿的红叶，轻轻地蹭着我的脚踝。指尖触到叶片，冰凉而粗粝，上面凝着一层薄薄的盐霜，像是在海风中磨出的老茧。我想起母亲，想起她曾在初春的清晨，弯着腰掐下盐蒿最嫩的那一截尖儿，焯水、拌盐，盛在青花碟子里，清清爽爽。那滋味，咸中带着微苦，像是把整个海的气息，都嚼进了嘴里。

盐蒿的红，是从苦难里熬出来的。春寒料峭时，它便攒着劲儿，从盐碱地里拱出一星半点的嫩绿。那绿是怯生生的，像孩童怯怯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之后，它在咸涩的海风里慢慢熬着，熬成深绿，再熬成墨绿。直到寒露一过，几场霜风扫过，它才像是终于等到了什么，把积攒了一年的颜色，全都泼洒出来。

那是浸着盐味的红，不是桃花那种软乎乎的艳，也不是枫叶那种烧得透亮的烈。它的红，是被潮水反复浸过、被盐粒慢慢腌透的红。

我曾见过潮水退去后的盐蒿。它们歪在泥里，像被生活压弯了腰的老人，可一旦潮水退去，它们便又直挺挺地立了起来，每一片叶子都挂着水珠，像不曾被生活打倒过。邻居老人总说，这盐蒿皮实，连最咸的碱地里都能扎下根，就像守着这片滩涂一辈子的老人，骨头里全是韧劲。

如今，滩涂上的村子里人再也不用靠盐蒿果腹了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我每次回老家，路过滩涂时，总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多看两眼那片红。看见那片红，心里就踏实。

如今天南海北的人踩着秋光来到条子泥，站在观海台上，举着相机，把这片红蒿拍进镜头里，把远方的风车、白鹭，都装进了画面。风掠过红蒿的梢头，带着远处渔村飘来的渔歌，那些藏在盐粒里的旧日子，和漫出来的新光景，就这么在这片红滩上，安安稳稳地融在了一起。

◇繁星点点

读书看报

[宿迁]徐石美

天下第一等好事，还是读书。

我的童年，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学校被日本鬼子炸了，已无学可上，无书可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参加工作，日夜兼程，未能挤时间学习。退休了，时裕身轻，好好读点书，弥补以往损失。

有所谓好心人劝我：一大把年纪，学有何用，不如打牌、下棋，喝两杯小酒，享几年清福。人各有志，这些话对我而言，不如西北风。

俗话说：锄头镰刀，不用上锈，人的头脑，不用落后。读书要打持久战，天天学到一点，天天在前进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是不可取的。

手中无书，啥都不香，饭菜无味，睡觉不甜，读书看报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。生活中，总会有点烦心事，这时赶紧读书，读着读着，烟消雾散，真是：书报在手，忧愁自走。

我已99岁，生活尚能自理，这归功于读书看报。有人夸我是读书模范，能过120岁！我谢谢！有人骂我是“老不死”的，我更谢谢！“不死”多好啊！听好话不哭，听坏话不跳，这种性格，是从书报上学的。

读书看报剪报三结合，剪报是成果，到目前已有600多本；三年前，献给家乡农民书屋230本，很受欢迎，此消息于2023年在贵报上登载。

读书剪报无毕业证，即便生命结束，那是逃学去了！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最美的食物

[南京]王有月

儿子喜欢冰淇淋网纹瓜，上大学后，有时周末忙，不回家，我爱人便会把瓜削净切好，坐一个多小时地铁带给他。看着儿子大口吃瓜，她就很高兴。因为这是儿子最爱吃的。

每个人都有最着意的美食。我的大姑奶奶最喜欢吃皮蛋。解放前，我爷爷和表兄到南京来讨生活，承蒙一位在南京工作的老家亲友帮忙，介绍他们在下关码头一家米厂扛大包。那年春节前，我的曾祖父挑着两坛自酿的大麦烧酒，带着当时才七八岁的大女儿（我的大姑奶奶），一起到南京看望这位亲友。他们从高邮老家步行，到达长江北岸的六圩码头，坐轮渡过长江，再从镇江火车站坐车到南京下关，风尘仆仆。老家亲友很感动，做饭给他们吃，有皮蛋。大姑奶奶晚年每次回老家，总跟我们说起这件事，她说以前从没有吃过，上面还有花纹，筷子搛起来直抖，吃到嘴里软软的，一辈子忘不了。她每次回老家，桌上都会特意为她上一道皮蛋。

我大堂妹说过一件小时候的事情。四十年前的一天，堂叔去县城办事，带回家两根香蕉，给两个女儿一人一根，两个孩子都舍不得吃，这就是她们小时候最美的食物。

我眼里最美的食物是什么呢？那时我十二三岁，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早上，稻子早已晒干、扬净，堆在打谷场上，我和两个弟弟帮父母一起，把稻谷装进蛇皮袋，再把一袋袋稻谷放到木板车上，父亲在前面弓着腰拉车，我们兄弟三人在车后面推，一趟又一趟，把稻谷从打谷场运回家中。中途，父亲骑自行车去集镇上买些鱼肉回来，再接着运稻谷。

最后一趟运完，父亲变戏法似的，拿出一个肉包子给老三，包子又大又软、褶皱口还流着油，我和老二羡慕不已，但也不奢望，一般有好吃的都是给老三。接着，父亲又拿出一个肉包子给了老二，这时，我有点着急了，“难道就我一人没有?”最后，父亲再拿出一个包子给了我。秋风微微地吹着，太阳照在只剩稻茬的空旷田野上，村庄里炊烟升起，父亲拉着木板车，我们三兄弟坐在车上，吃着包子，那场景、那滋味难以忘怀。

所谓最美的食物，在他人眼里或许就是很普通的食物，但是它承载着特殊的情感，那一口，便让人难以忘怀，甚至记忆终身。

